

王文成客座祝及宋諸儒箴銘數帙有刷本幸惟惠教之  
邱維老會金甚廉弟在舍之日忠可兄已應之矣敬可兄  
金竟不知何以尙未來取想已不需否并煩便中一問或  
他有所商乎弟來年不爲處館計春秋農事之暇倘得爲  
旬月之聚稍助仁兄較訂遺集之役未可知也卽日弟某  
又頓首上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書十

答張佩蔥

丙午六月

寒食之次准擬奉叩尊先公靈几兼慰孝思人事所尼不  
克如願歉何如己令弟奉手書下顧發函莊讀誠篤之情  
形於楮墨又在喪言喪餘無所及語稱切問雅賦永言蓋  
兼之矣祥自維孤陋何足以承下訪復被過情非分之譽  
實滋慙慙無地可容顧念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正學之不  
昌未有甚於茲日者也來教所稱大賢之士守先待後應  
運而作應有其人而祥非其倫也某自幼孤寒迨長學不

出於鄉閭加以家無傳書耳目蔽塞貧窮二十以外輒課誦力食詩書師友之道殆將已矣天牖其衷偶於近思錄小學而深嗜焉因漸及於濂雒關閩諸賢之書由是自幼所習經書始克通曉一二學問之道粗知向方然自大亂以來播遷竄越歲無寧處舊業荒於寇戎精志摧於愁困顛沛橫生疾疢繼作倏忽歲之再周而齒髮遂衰矣奄息至今徒以秉彝之良未甘自棄故於往哲發明指趣猶篤信而勉求之然於斯道仍若涉巨川之茫無津涯若履春冰之危靡措趾夙夜輾轉懼無一得以慰平生也語云末俗易高不幸生茲廢學之日人才鄙猥或者謬加推引執事不察遂至輕許人之分量豈不自知若某者其實不足以當隆平之世鄉井謹愿之士也執事高明之資既絕于人而又虛懷篤志彊學力行其視道術何疑于先登但其事實有非可一蹴至者古人所謂心意勉勉循循鞭辟近裏著己又謂參也竟以魯得之或宜加之意否乎喪葬之禮某竊自痛于先人生無一日之養大故之日未嘗知學種種行事違禮傷教並不能下同於流俗若乃祭祀之宮室器服固緣貧不能具又年年餽口於外雖庶人之薦每不獲及時修舉尙何論其餘禮節哉凡此皆所爲每一念及悔恨痛悼而不可寔如於覆載之間者也執事將質所

疑宜就知禮君子而論定之未宜及於迷謬無知之人也  
所不敢虛負明問者敬與敝友何商隱屠子高斟酌其可  
蓋商兄之於葬事講之素詳而行之復盡其誠所周旋於  
親友間者已多其于祭祀則兩家所行盡志盡文追遠之  
誠某實不如萬一謹用其意以復如原帙所貼及別楮所  
錄惟擇取焉不盡區區

別楮

葬用灰隔家禮備言之居業錄亦云江南多蟻不可不  
用灰隔細思久遠之慮無如此法之善然近日行之者  
少訪問親友多不信從若土工未嘗精習范刻作專精其事

而督工者又不深曉恐或不如法有致後悔乞詳示其  
法先後經營若何瀝青石灰物料幾許自始工迄成壟  
幾何時庶臨期不致疑謬。詳家禮注先作灰隔而後  
柩至加內外蓋不知外蓋是何物則下柩殊難。先生所述是  
先安柩塗瀝青而後作灰牆又恐震動柩中。或問朱  
子曰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柩有偏陷却  
不便曰不曾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  
如何

商隱葬法詳別楮語溪吳擊千葬其尊人用石槨槨內溶  
瀝青灌滿槨外用三和土厚築澈浦吳汝典葬其叔哀仲

外砌磚牆不用瀝青牆內棺外薄築三和土以實之上  
石蓋蓋上牆外厚築三和土錢塘邵君衡葬其祖考妣考  
妣五喪不用磚石亦不用瀝青開穴之後用灰和土布底  
後下棺棺之四周俱築三和土爲牆棺上略築使平加薄  
板一層乃厚築作頂總之人子於親心俱無窮力各有限  
難以一律論如吳最豐商隱法亦難倣如邵最儉五喪計  
用灰四千觔三和土已厚八寸此在貧者可勉有力者從  
而加厚則於心亦可自安否則激吳之法旣不誠於流俗  
而槨中不虛卽無害

朱子語錄陳淳問合葬夫婦之位次某初葬亡室時只

存東畔一位淳問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否曰祭  
而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但今人所行皆男  
左女右不知果當何從

今時尚左從今疑亦無妨

家禮儀節安柩之後整柩衣鋪銘旌但遠年之喪柩衣  
銘旌俱已毀爛葬時柩衣或可省銘旌當復設否  
柩衣銘旌似不必更作

刻誌石每位當二片不識考妣合用二片可否

誌石考妣合用似宜

玲家因遷居三代神主作一總牌後有續入祠堂之主

皆不合式今當於葬時另作否若另作主舊主可埋於墓否○題主無官則以生時所稱為號如父曰顯考處府君神主妣曰顯妣○某氏神主無封中二字當何稱

妻爵從夫無封爵者俗通稱孺人因禮有士曰孺人故也近有議應稱碩人者更考之

祠后土於墓左不知以何物依神今見有用片石刻云后土之神合禮否楊升庵先生云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有似於僭考之文公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改后土氏為土地之神不知其說如何

稱土地無疑但立石主以依神終覺未妥嘗以為疑而未得其當更考之

今人墓祭以后土是外神多先祭之家禮先祭祖而後及后土何也

先祭祖而後及土地范刻作后土恐是由親及尊之義

禮記曰卒哭明日耐於祖父又曰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今家禮會典皆從周但古人葬必于三月既葬而虞三日卒哭卒哭之明日乃耐玲圖葬已踰三月之期葬後當耐祭否又禮云以其班耐則耐先人之主止當奉先曾祖之主以祭而其餘不及否若繼祖之宗而葬其

考無昭穆之可祔其祭也如之何

此禮之變曾祖以上既無主可祔則奉曾祖爲主而合祭於寢可也

玲將舉八喪先祖考妣先伯父伯母先妣之主久入祠堂葬後想當自墓奉新主入祠堂行虞祭若行祔祭則當合四代之主而祭之否。虞祔皆凶禮雖凶服不可入祠堂然此時想必無變服之理

此可無疑

庶母之喪弟尙幼未妻其虞祔等祭當使弟主之乎抑爲之拜獻乎

弟主之

或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朱子曰若避嫡母止稱妣以別之未曉其說乞示題式

朋友中去年有徹庶母几筵而立主祔祠者當訪之相聞古禮喪期年再期皆有受服今俗無受服但當衣麻以終喪否

只如此恐大祥之後服亦宜稍變

昔胡伯量問朱子曰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妻而死念欲爲之立後但既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既更立主祭者卽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

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今玲家事頗類此先兄嗣先伯父舍妣爲繼曾祖之宗祠堂當祀尊祖以下玲爲繼禰之宗當自奉考妣二主無疑矣至于玲之曾祖舍妣已不得祭禮應助祭於宗子之家而宗子於玲爲妣止祀三代曾祖之主竟不當禰而禰其餘從兄亦有祀曾祖者而皆非宗子是又不當祭而祭夫立主不可助祭又無所於情於理俱有未安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

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與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而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長惰傲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己也朱子曰兄弟異居相去遠者則兄家立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推程子之意則宗子當祭不祭支子可以義起欲使舍妣加祀一世上及高祖玲之曾祖亦無礙否若先高祖既不可使舍妣僭祭五世而玲爲繼禰之宗又不可越五世而立主奈何依朱子答書似當禰依朱子後說擬用祭紙牌少申其情可否但不知當歲一舉行乎抑仍以

時祭乎因思先王宗法舉族行之固自無弊今舉族不行而一家欲行之故窒而難通思欲酌乎情理得變通之道而不失立宗之意若何而可幸明教之

家禮祭四世蓋高祖服未盡故也今皆遵行若宗法立而上不能及高祖則不得已而以義斷紙牌別祭在異居則可恐同室亦不便也

小學程子有云立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朱子曰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不識季秋之祭 先生家行之否

家間諸不能如禮季秋之祭商隱子高兩家亦不行

禮不制師服以其恩義有重輕也禮記載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陳說云以後章二三子經而出言之此所謂無服蓋謂弔服加麻也疏云士弔服疑衰麻謂環經也後章從母之夫疏云凡弔服不得稱服以上皆集說記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徐註曰此章當削前章既云若喪父而無服則不經可知矣且辨疏之弔服不得稱服為非敢問二說孰是恐是徐說為長集說多有不如徐註者

寄張佩葱 七月

前月之中曾以一緘留舍下使童男馳上不審已達記室



否一身遠繫同心之友相見既艱計惟筆劄之便可以寫  
懷然復苦浮沈不得不益稀耳治葬一事成畫已如何前  
劄闕略未安幸執事勿嫌往復也今人營兆俱爲子孫百  
世之計未嘗爲父母百世之計若爲父母計者避五患而  
已宜以深山廣野爲第一義不識山中先塋左右有可商  
度否耶吾人讀書總是求明天理不當拘畏地理近見友  
輩多深信而究心於此者竊不敢以爲然猝附不盡

答張佩蔥

三

八月到

金行雖屆暑氣猶深執事往復修途不太勞苦乎一得之  
愚極知鄙謬感於知己樂善虛懷不能不以夙昔所聞于

師友者罄竭于前執事卽或見采特望存之幽獨未宜屑  
屑爲人道也至於鄙人姓名尤望絕口勿汙齒牙始爲相  
愛之篤耳某自疾疢以來幾死屢矣徒以先人之後一綫  
孤危未敢卽填溝壑虛名之恥實切于懷兼之旅食於外  
筋力日力均已弗堪應酬萬惟垂鑒商隱子高俱屬道意  
高老尤以病體失於請教爲歉前諭舊作并妄見一二附  
正曙兄不別敬

學者未道必爲聖人且求不愧爲士君子

學者第一要辨德器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器淺薄雖成  
亦小

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論語言志於道隨言據於德吾  
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而亟改  
之是進德之路中庸末簡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  
人之所不見乎

孟子七篇大旨在首章仁義與利之辨人只說向天下國  
家所以不親切反求諸己利重一分卽仁義輕一分出  
此入彼一長一消必至之勢也學者誠欲居仁由義何  
可不朝夕慄慄審所用心乎卽若治生一事固不可已  
然祇有務本節用而已天下國家之計以是一身一家  
之計亦以是外此卽商賈技術之智儒者羞爲

邪說暴行不必奇特看弑父與君只舉其極重耳凡不軌  
於聖賢中正之道者皆是也聖賢崇德廣業只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而已今試簡點日用之間喜怒哀樂不中  
節處其爲邪說暴行不已多乎

今世士人好自夸大且思經明行修四字能副其實否孝  
廉二字能副其實否孝弟力田能副其實否隨所舉目  
輒已不能且未問成周三德六行也

士人所守者義所安者命凡義之所在卽命也不知義命  
枉爲小人

達不可行於天下者窮卽不可身自爲之修諸己推諸人

別楮

龍潭老人其生平學問不能盡知卽于易道所得淺深未知如何要特狷介自守之士非康齋之倫也微生畝不足孔子見于論語想見當日孟子所爲必不滿於於陵仲子之流君子之所爲非獨眾人不識雖同時自好之士亦不能識也鄭所南謝皋羽自是一種人品金仁山許白雲又是一種人物非特此也許平仲豈非豪傑之士乎天地間人趨向各有所歸成就各有大小至于所遇又各有幸不幸難以一概論古猶今也吾人讀書論世凡是己所不及揆之聖賢之道而無悖者皆師友也固不可以一得之詣自畫亦不可以一人之嗜好自封所以從善之心要虛取善之途要廣疇昔晤言間及龍潭所南而未及盡別後殊以爲歉謹此附正

又別楮

前劄所懇鄙人姓名以及語言文字勿汗齒牙并不足以示人實懼執事樂爲獎借不無溢美之辭知交中容有過聽不之深察而輕相許可者竊恐爲鄙人之累不淺中庸卒章諄諄於闢然之然之際此繫學者立心基本某雖無似豈於老耄而敢悖斯旨世固有心實好名而故爲反言以欺人者執事必能鑒肺腑之誠不出於此顛沛餘生自

慚少壯不能力學及茲精志耗盡豈堪復有進步之望是以七八年來未嘗求一二新交與作幾件得已文字蓋自舍下至館地距六七十里求食之急故爾出門則已苦跋涉矣雖在故舊多有十餘年不相見者心下欲作之文亦有數年不能成一字者欲讀之書亦有歷年不復注目者蓋纔開卷執筆輒苦舌燥齒痛或旬日或兩三旬為患不已此皆在家在外同啟處者所習見其聞而不敢隱于知己之前者也語云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又曰精爽去之其能久乎殆之謂矣丹只在郡中更望深致此意某又啟殆下疑有脫字

答張佩蕙 四 十一月

別後東行假途語水又留止信宿友朋道誼之樂莫踰茲旬矣過是賤體作苦胸中邑邑要亦消息之理有然仁兄痛定之餘自驗心氣如何古者居喪之禮既曰不敢不勉矣又重戒乎不勝喪道固有並行不悖者要在時措之宜耳易與中庸皆無異指也前者所期名世之業非他惟是古昔聖賢所為修諸己而可以治乎人者爾已百工之事猶懼言龐事雜吾人于學但能專心一力日有孜孜歲月儘優也不急之務無用之書願一概屏棄之此亦曩者吾兄所虞藝成而下之意也讀禮之暇觀象玩辭當益有得

種種屑示教否變五兄歸通解借得幾本來乎某從語水  
借十餘本今在商兄几案但此書本來闕去幾帙必得茗  
中本鈔對乃便耳商兄寄書返上併致

答張佩蔥 五 丁未二月

旬日以來經營大事吾兄祇慎如何勞苦如何緬惟孝思  
純至鬼神猶將默助而況於人某緣旅食不獲稍效執紼  
之役商隱竟以事阻亦不獲鼓棹而西子高遂無從附東  
芻之敬於靈几之前各各歉甚人事真難期也反哭以往  
願節哀自珍如臨淵如集木無非事親之日古之孝者盡  
其心於無可盡要自有道亦在吾人勉思此意而已便附

不悉

寄張佩蔥 六 六月

別來兩月大都病中度日少壯歲月既不可追始猶希望  
賢友之助庶得尺寸之益以補救於末路忽今精志益衰  
殆無疑於昔人所悲目盲齒豁老死無聞者已仁兄得力  
近又如何常從邵工聞兄門內親遜之風令人敬企不已  
自非言物行恒無間隱顯何以有此詩稱文王言其疊疊  
言其緝熙人於世間雖云白駒過隙若從少壯起足就途  
至於老耄當不下四五十年苟其終始一意夙夜懋勤欲  
以方駕古人要非難事惟仁兄加意益肆厥力而已穎生

兄近過戍上否前劄欲附渝安而不及竟滯五旬同志之友非獨晤面難卽筆劄致殊不易也老去之懷彼此略同并祈因便達之就正念切敢以露上臨時幸緘固焉暑氣正深統惟珍重

答張佩慈 七 戊申

前日墓田之說本仁兄誠孝所發於弟何有而歸美於非美惶愧無己人惟善必自己故大小事難臻厥成卽兄讓善一念優于天下可也商老云族墓須有規制次序不亂一也疎密不踰限一也勒石貽遠一也謀爲可繼一也則皆前者見有未及敬此附聞所論寅旭兄治疾之意謹已致之晦兄矣晦兄亦云望邊旦中兄當來吳門就之相商道里不遠但未知果來否耳來則留吳門相知必久如徐昭法周子佩諸家可訪也承教前後二冊俱未及細讀以賤體委頓之故別緘乞附便投之舍下

答張佩慈 八 戊申十月

來書俱領到本註自應全讀因小兒頑鈍故稍節之不足取也至詩注尤無節讀之理戴記所載雖有不合於義理者全讀而分別論定之爲安耳所示涇野內篇疑義略讀一過具見精心謹奉至館舍與商隱子高細究其得失以求正也一鞞欲送燮五兄無緣相晤久未得達恐歲莫往

候則寒已去矣特附尊伴將至有煩轉致并道鄙懷

答張佩蔥 九 己酉正月

別後尊夫人體氣如何連日雨雪想穎兄不能西行寅兄亦在座渝老已至諸賢晨夕相對道義之益真無窮也呂家十九日舟來弟次早行矣問其使者知主人日內不出尊駕若決爲語溪之訪莫若於五日內一行到彼卽致此意專候也治疾莫如早求醫必就高明兩言而決耳不悉

答張佩蔥 十 三月

別後嫂夫人病體如何服藥頗效否力雖不足當多方設處以治之也去冬承示教卷帙無論目下諸不暇開卷且用晦兄置几案間展閱久不在弟所故未及返耳凌先生施教已及一月令諸弟姊進步當已不同總之吾人無論老少無論貧富學問之事不可一日不皇皇耳

答張佩蔥 十一 三月

賢夫人服藥見效大爲可喜用晦兄自二十日別後未嘗返棹或從清溪竟到尊居也若先抵家當致台意必其遂來度晦兄不愛此出者念兄目下費煩殊勞措處自維乏困不能稍佐纖末徒懷歉然而已北溪先生字義一本於初學講解大爲有裨弟欲抄示小兒因未有暇謹附致左右授凌先生門下諸生錄得副本熟看它日讀書卽異說



不足以惑之耳日間督課既無小暇至晚益復困頓不具

答張佩蔥 十二月 十月

第十有二日得至語兒城因致尊意於用兄大約望後決抵戎上晤面也又云石兄道誼夙昔所慕不難放舟一訪便風得附訊往否敝友錢一士老病不支而故友字虎之子日嚴兄弟疾各幾殆均以貧窮不任醫藥弟將特懇用兄活之必是用兄旌塵至日得兄走一使於甌山之陽招其叔姝同出方不虛所望舟回率附不一

答張佩蔥

十三 庚戌四月

弟二十有四日歸自語溪用兄尚在郡恐目下正未能去

此塵鞅也舍下育鸞甚少初十前大約登簇矣江城之行前與凌先生期望前以它事暫歸彼時度可借往但不知的于何日至戎上耳昨家兄從澈湖返棹商老以望之左右遣人相招蓋汝中爲匪人所間故也弟不能不往其誼有重且急於江城訪道者若凌先生歸在初十前後一二日則旬日之內先江城而後半邏不則半邏歸來卽有語溪之出矣如何如何總之人事相牽友人良聚自是不易若尊駕入城准在初十後則弟竟以一棹過兄畢江城之願澈湖人至則留家間稍待亦似無害但不免違凌先生前約耳惟尊裁之



答張佩蕙 十四 八月

別來忽已四旬里中人情想亦如常吾人遭此凶災易所謂震來虩虩時也古人進德恒於多凶多懼之日益爲加厲蓋操心危慮患深視平日康寧無事情懷自是不同也家兄歸具述閤門擗節之美以勉弟弟卽轉述以勉用晦卽此可見修己及物之效矣然憂能傷人故詩曰維憂用老樂天知命之懷又自不可少者陋巷憂中樂耕莘樂處憂二者固宜並行不悖也拙作一二附教弟之近狀略可觀矣抑亦同志前車之鑒也故輒不敢自匿中秋次日舉箸以筮故鄉可得寧居與否得比之師海濱辟亂得未濟

之剝又似東行未宜急遽而故廬可以苟安者但顯比之辭未知所處仁兄何以教之江城之行前與凌先生期月初勢將復不能果蓋因半邏候久九日前不得不一行故也若先生未遂至禦兒城則海濱歸棹旋爲此遊未可知不一

答張佩蕙 十五 辛亥正月

兄無大精神而有太勞苦日與寅老實懷私憂然亦無如之何也量力節宣勿勉其所不能而已要之今日不得已而爲此亦命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安土而樂天則無入不自得矣遇事當爲則盡心力而爲之不生去取欣厭之心

古之人乘四載歷九土八年於外三過不入無非行所無事吾人日用行習看得種種皆爲己學問自當泰然應之久將忘其爲勞爲苦非兄篤志敏求不敢以己所未至相勉也

答張佩蕙 十六 三月

日聞靜兄欲子弟讀古文學者又能喜讀古文大好消息也世教大壞父兄子弟但知讀時文作時文爲逢時捷徑而不知得失有命一朝陷溺其心卽終身汨沒于此無復遷於喬木之日也今幸得此消息可謂賢父兄賢子弟而吾兄興作之效自不可揜也程子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

樂學自古聖人教人次序必是如此論語興詩在立禮之前放勛亦以勞來爲首大易童蒙志應皆此意也吾人今日旅食於人欲做興詩勞來功夫已自不易得何況其後可歎可歎前在半邇終無一人稍見意趣所以後來不得好散場固緣自己學無所得不能淑斯人之徒然亦豈非命也惟兄乘此機括力爲教導使如草木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將來條達其勢自不能已適與王先生歎息世教因及參贊化育之義雖覺迂闊然實理不外此賤足爲苦未及面晤語類所論童蒙訓過處乞節錄見示

答張佩蕙 十七 四月

當此凶災飲酒不樂禮也但以長者之召不敢不承故商之王先生已允其赴矣書法領到并復

別紙

兄以令女之喪爲其許嫁而爲之服期朋友中有嫌其太過者王先生云佩兄憐其無母而身館于外疾病之日不及盡心故寧失之厚也某則深悔前此見問不暇深思而輕應成此過舉此則某之過也許嫁一節古今時勢不同古人納采問名大概年歲已及笄與請期親迎相去不遠其在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今則自幼結親似不當拘許嫁之例矣令女之服尙宜從中殤之制爲安大辛兄云

禮制旣裁三殤之服爲服心喪不亦可乎謹備述以聞唯更裁之

答張佩蔥 十八 壬子六月

日來精力加王否萬惟珍節凡疾之作必有其故得其故而施以對治之方卽勿藥可愈惟氣血滋養不得不資藥物之助耳象六宣城兩兄前晤恩粹不及詳悉新功之所得艱難困瘁之中得力往往以是然亦易至頽惰幸各勉之也兩澤終少田功倍艱有沈慎卿者自云貴里人留舍下七日茲因其歸附此

答張佩蔥 十九 閏八月

返家之次日卽造珂里知水雖盈溢不至爲患以前年之  
災圩岸修整故也震澤亦同但稍費車力農不得休耳承  
宣城令弟假米二石五斗又承見問此米可支一月否又  
承見許若刈穫尙遲彼時更可相商也自是得寬朝夕之  
窘秋前內外數口皆飽賢昆季之德惠矣夏秋三數月因  
商隱先生委批傳習錄此等文字屏而絕之不接耳目者  
二十餘年今不得已爲一展卷每閱及一二條心緒輒復  
作惡遂爾中止者數四到舍檢得讀書錄以觀近日復得  
敬齋先生集看中心差覺寧快耳不知兄近閱此爲況如  
何也不盡

答張佩慈 二十 九月

陰霖不已蠹稗尙不遑收先收者又不能種麥麥秋之無  
望已復可知游此凶灾人不堪其苦而吾人猶自素飽于  
世實疚于心語溪之棹所以屢延而不遽也然收割粗畢  
亦當圖半日之晤爾某拜復

答張佩慈 二十一 十月

往時歲會儀節前在半邈抄得謹以呈覽其間未妥不嫌  
改正今雖不行論定則可也因思向者刷印雖少亦約百  
有餘本人送一本去今不及二十年已無可尋覓矣遠近  
人士其心之恒否略可覩矣商隱先生未嘗與會乃此本

存而弗失其事雖微亦足以見其所守矣四夏兄早行於心不安然下午卽不免陰雲四起是夕雨作至今晴霽而風勢寒慄行路難矣舉動之貴乎勇決於此亦可見也俟氣稍和晤言不一

答張佩蔥 二十二 癸丑六月

暑氣雖深遠惟尊候有相小兒癡頑重累飲食教誨之德無日不仄惕靡寧也弟抵語溪方兩日靜遠兄以先生之未決許也復勸以前意屬弟申請隨致仲翁先生之誠繼而仲翁再相見無不言之至於再至於三其云子弟進取不可必讀書明義理則不可已先生此意固已高於世

人之延師者至其所商若使不免內顧則酌量次舍一所請先生攜家以出尤見緇衣之好賢出於誠篤而無已矣又屬筆先致又屬宅日面言其詳先生其必鑒諸矣竊意主人求師之意如鍾呂之協和旣不可得而先生之以誠感賢主人之以誠應復非薄俗之所有況先生素稱沈石老之坐家授徒爲合義今一旦允可其請與受徒于家亦何異哉自兩家子弟而外負書擔囊而至者欲畱則畱之欲去則去之豈不進退由己卽以令弟令姪爲念則如攻玉兄之言分從學之贊助之延師亦無不可况師之親且賢復有王先生在乎卽使王先生宅有所就同志間豈無

可任此者統惟台裁而蚤定謨焉手目作苦有加諸不具

別楮

小兒近來放心稍能收庸下見識稍能去否見識卑下宅日雖欲爲鄉里善人終不可得必不能揜飾於先生與同學之前也弟種植旣畢卽欲往半邏不意以女病遲之一月旣聞晚村有初秋方歸之信深恐初秋亦不果故亟往語谿寓書趣其歸旌子大突如其來言及蔡舍全家宵遁則知其來多帶僕從非無故也蓋疑舍下爲逋逃淵藪耳先是更有可怪沈蕩演戲子大乘商老之出也亦破產爲演一臺屠錢兩家內外無不往者狂邪如此則蔡舍之亡

亦何責焉月內意欲從郡城一問敬可兄之疾因至半邏同商老往弔漢園未可知也海濱之友凋落殆盡惟一二有害人心風俗者無恙可歎也攻玉四夏俱安好讀書之氣勢喜無外物撓之均屬致意

答張佩蔥 二十三 七月

宣城兄暑途跋涉得毋太苦乎愛身亦一義也道履和吉學者志行日新可知恭兒重累晨夕仄惕靡已海濱之往尙以畏暑未敢遽出昨得晚村一信原書附覽商聲兄一劄煩致然尙唯酌之不宜達則已不盡不盡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一終



